荷花的三个断想

韩可胜

六月花神

中国古代有花信风之说，意思是说，花很守信，到了相应的时节，就会准时开放——此时此刻，催开某种花的风，就是相应的花信风。马上就有人说，打住！花信风与荷花无关。是的，花信风专指从小寒到谷雨这八个节气的花。每个节气约为十五天，分成三候，八个节气共二十四候，每候一个花信风：依次是小寒的梅花、山茶、水仙，大寒的瑞香、兰花、山矾，立春的迎春、樱桃、望春，雨水的菜花、杏花、李花，惊蛰的桃花、棠梨、蔷薇，春分的海棠、梨花、木兰，清明的桐花、麦花、柳花，谷雨的牡丹、荼蘼、楝花。这就是古人说的二十四花信风。

所以，花信风与夏天和秋天无关。我最喜欢的荷花和桂花，也因此被排除在了花信风之外。我都想穿越回去，找古人去理论一番。祖宗啊，你到美洲去看看，到非洲去看看，到北欧去看看，生在中国，一年四季有花可赏，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，怎么能厚此薄彼呢？

四季有花，要选一个夏天的代表，非荷花莫属。十二花神中，六月花神就是代表荷花的西施。如果有人再做全年的花信风，一定不要漏了荷花。

诗人最爱

中国是一块上苍眷顾的大地。以中国为原产地的花很多，比如荷花。新疆发现的最早的荷花化石，在千万年之前。神州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有水的地方都有荷花。荷花的名字也就特别多，莲花、藕花、芙蕖、水芙蓉是最常见的别名。未开的荷花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，叫菡萏。

上苍喜爱每一种花，但诗人不然，诗人喜欢写的花数来数去就那么几种，最喜欢的当属荷花、梅花和桂花。

《诗经》中“隰有荷华”，荷华就是荷花，一首打情骂俏的爱情诗。后来就多了，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“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”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“兴尽晚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”“镜湖三百里，菡萏发荷花”……数不胜数，苦了不爱背诗的小学生。

写莲花的诗歌，采莲占了不少比例。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”“小娃撑小艇，偷采白莲回”“采莲南塘秋，莲花过人头”。采莲，想起来很美，其实是一项辛苦的劳动。

《爱莲说》之余

都说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“孤篇压倒全唐”，其实不对，准确地说应该是“全唐压不倒孤篇”。唐诗的璀璨在于，谁也不能掩盖谁的光辉。诗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

但文章不然，最好就是最好。一种花，一处景，如果有一篇最好的文来匹配，那是天大的福分。但负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后人再也不敢班门弄斧。《滕王阁序》《醉翁亭记》《岳阳楼记》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写滕王阁、醉翁亭和岳阳楼，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一出，就再也没有人敢写莲花，除非足够的有才或者足够的胆大。

才不够而胆有余的我，还是忍不住要补充一下《爱莲说》，我爱莲的理由不仅仅是莲花像君子，还因为吃。民以食为天，百花之中，荷花对人最友好。花能吃，济南有个大明湖，大明湖有个美女叫夏雨荷，夏雨荷最拿手的厨艺是炸荷花，可惜我没有吃过；藕能吃，《红楼梦》和《甄嬛传》里太太小姐都喜欢“藕粉桂花糕”，可惜我没有吃过；莲子能吃，莲子拌田七，夏天清火首选，可惜我没有吃过；荷叶也能吃，荷叶叫花鸡是洪七公的最爱，可惜我还是没有吃过。可见，于吃而言，我要补的功课太多。不开一个荷之宴，对不起这个夏天。

棋子墨绿

天元宝宝

今天的弈闻头条是两位职业棋手在全国大赛里相知相识，喜结连理。

“会下围棋的找到一个不会下围棋的，叫得一人白首；会下围棋的找到一个也会下围棋的，叫得一人双修。”

绵羊老师摘下老花镜，凝视着对面一米八六的大小伙子：“陈昱啊，你要努力了。”

正在下棋的陈昱一脸懵：受不了家里长辈的絮叨，逃到了棋馆，没想到这里也有一波催婚在等着他。

为什么？因为我体健貌端吗？

陈昱沉吟了两秒，头昂了起来：“好的，老师，我这就报名全国围棋大赛。”

换成绵羊老师懵了：这是我刚刚发布的任务吗？

一个月后的C城，大雨控制了这座城市。赛场边有间咖啡屋，陈昱坐在里面，漫不经心地用勺子在杯子里搅来搅去，脚底下一汪水，他还从来没有这么湿润过。

陈昱是个围棋老师，在学生家长群里大小也算个名人。来到全国大赛，陈昱只能是人名，甚至连人名都留不下来，成为比赛统计数据里的一个微小的组成。积分榜靠前的都是退段职业和冲段少年，要向下拉很久才能找到他。当然，除了熟悉的几位棋友，没有人会去关注他。

思绪像咖啡屋那只无处落脚的苍蝇，直到看见十点钟方向坐着一个女孩，浑身上下散发着清新的气息。陈昱从来有颗勇敢的心，所以他在心里清唱：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。”

平日的教学工作里，陈昱一点也不内向，和围棋班里的孩子相处融洽，只是遇到适龄女生会时不时表现出窘迫来。上次参加相亲活动，别人在交换电话、微信，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，用两面墙紧紧地挤着自己。也许因为体健貌端吧，居然有个漂亮小姐姐主动过来向他打招呼，他回了句“你好”，就不知道接下来说点什么了，职业习惯下脱口而出：“你的孩子也在学围棋吗？”

胡思乱想间，十点钟方向的女孩不见了，窗外的雨渐小了，陈昱独自回到了酒店，放下滴水的雨伞，一个人瑟瑟发抖。

他摸了摸口袋，里面硬硬的还在。

这是一颗缺了个角的棋子，见证了陈昱在全国大赛里的高光一刻。那天，他战胜了某业余6段高手四分之三子。复盘的时候对面的6段捡起颗缺角的棋子，笑着说：“你赢了这么多。”

虽然是个残次品，不影响它和其他黑色云子一样，对着光线也会通体墨绿。陈昱觉得这颗棋子代表着一份幸运，一丝温暖，顺手把它揣进口袋里。

连着下了几天棋，又淋了一场雨，饶是年轻的陈昱也感觉有点乏，眼皮沉重了起来……

时间拨回了半个小时前，咖啡屋里，陈昱用勺子在杯子里搅来搅去，十点钟方向出现了一个靓丽的女孩，陈昱在心里唱了句：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。”

女孩真的朝他看了过来，陈昱反而吓坏了，好像含羞草一样自动闭合。过了很久，才抬起头来。女孩不见了，外面的雨也小了，陈昱独自回到了酒店，放下滴水的雨伞，身边有个声音说：“把湿衣服换掉，抓紧冲个淋浴，别感冒了。”

陈昱吓了一跳，侧过身子，发现说话的竟是咖啡屋里那个女孩。

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因为我体健貌端？”

女孩皱了皱好看的眉头：“下棋下糊涂了吧，是你把我揣进口袋里的啊。”雨停了，太阳从云层后面探出了头，尘尽光生，照破山河，眼前的女孩通体泛着墨绿的光泽。

为红色基因立个铭牌

吴少华

边看边聊

一天，我在老西门文庙前的学前街111弄小区门口，突发奇想做起一个小调查，看到一对小青年从里面走出来，我就上前向他们打听，以前的学前街111号（即今111弄）是个什么地方？女的一脸茫然，男的提醒我到警署去咨询一下。我笑道，二十多年前这里是“蓬莱电影院”，一座与上海历史紧紧相连的影剧场。

蓬莱电影院的前身叫蓬莱大戏院，它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，近代著名实业家匡仲谋创建蓬莱市场的产物，这个华界内著名的市场，位于今蓬莱路、学前街、永宁街与中华路之间，被誉为当时的国货大本营，曾多次举办国货展览会，在上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为了拓展蓬莱市场的吸引力，匡氏又在学前街对面投资建造了蓬莱大戏院，由其长子匡宝莹任经理。1930年1月18日，蓬莱大戏院开张，首映了美国环球公司的《情海巅花》，一炮打响。

在上海的百年红色历史上，蓬莱大戏院有着不可磨灭的光亮，那是在1937年“七·七”事变后的一个月后，即8月7日，在我们党的领导下，一出振奋人心的抗日救国话剧《保卫卢沟桥》上演了。之前的7月15日，上海剧作者协会召开全体会议。

会上，夏衍代表党组织提议，将上海剧作者协会扩大为全国性的“中国剧作者协会”，此提议获得大会的通过，正式成立了统一战线的中国剧作者协会。在这个大会上还通过决议，由到会的全体会员集体创作三幕剧《保卫卢沟桥》，以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兴起。

这出规模与速度空前的话剧，写下了壮丽的一页。它由崔嵬、张季纯、马彦祥、阿英、于伶、宋之的、姚时晓等17人参与写作，冼星海、周巍峙等6人谱写歌曲。最后由夏衍、张庚与郑伯奇等4人定稿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，三天完成初稿，两天修改定稿，第五天就正式付印出版。中国剧作者协会再次集会，推辛汉文、陈白尘、瞿白音、阿英等7人为筹备演出委员，推洪深、唐槐秋、袁牧之、凌鹤、金山、宋之的等19人组成导演团。8月7日，上海各剧团、各电影公司的主要演员近百人，在蓬莱大戏院演出大型话剧《保卫卢沟桥》。金山、赵丹、周璇等著名演员参加演出。演出日场加夜场，一直到“八·一三”战役打响时才停止。其间，又恰逢郭沫若归国与七君子出狱，社会各界还在此举行欢迎大会，盛况空前。当时《申报》评论此剧：“是一颗掷向民众深处的爆烈弹，猛烈地激动每一个观众的神经，沸腾他们的热血。”

岁月如流，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，曾经红火的蓬莱大戏院退出了历史舞台，原址建起“沧海苑”公寓。一个剧场可以消失，但这个剧场承载的历史是不应湮没的，有关部门能否在此立个铭牌，让广大市民切身感受到，这座城市的红色基因，就在我们的身边。

鬼仔戏

蔡旭

儿时最爱看“鬼仔戏”，它的雅号叫“单人木偶”。一条扁担，就可挑起一个戏班。一张方桌搭起的舞台上，杖头木偶们演绎着悲欢离合、金戈铁马与喜怒哀乐。

一座村庄端坐在台前。让一口方言俚语与诙谐唱腔，掀起一片片笑浪。

那时，我和小伙伴的兴趣不在台前，而在台后。

幕后只有一个人。生、旦、净、丑是他，唱、做、念、打是他，吹、拉、弹、唱还是他。出神入化的表演，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60年过去。我回到粤西故乡时，又听到了鬼仔戏的锣鼓声。

我不禁穿过熙攘的人群，绕到台后偷看。

表演者竟是我的童年玩伴。他已是木偶名艺人，听说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呢。

我们的眼光相碰时，我发现正深情吟唱的剧中人的手，意外地抖动了一下。两头白发在鉴定着，我们都老了。濒临失传的鬼仔戏当然也老了。不过，令我最高兴的是，在我童年玩伴手中，鬼仔戏又继续了年轻。

晖影横斜弄堂深（剪纸） 李守白 作

精选之笔

滕孟慧

我最爱用铅笔写字。

铅笔轻巧，而且不会像水笔，有时写着写着，笔下忽浓忽淡。

用铅笔写字，沙沙作响，铅笔和纸面温柔地摩擦，使人心情放松、愉悦。

铅笔不贵，而且不像水笔，不需要用塑料制作笔身。铅笔的笔芯也比较环保。

铅笔总使我忆起童年时，刚学会写字，写错了可以用橡皮擦修改。因此可以更放心大胆地书写。

我喜欢用铅笔，铅笔怀旧温馨，铅笔的优点真的太多了。

七夕会

一炉篆香意正浓

俞昌基

早年，听评弹名家蒋月泉唱经典开篇《莺莺操琴》：“推开绿窗纱，香几摆中央，炉内焚了香，瑶琴脱了囊……”抚琴闻香，真有闺阁雅趣。

后来读名家诗文，我常与“香”不期而遇。陆游有诗云：“欲知白日升仙法，尽在焚香听雨中。”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李清照、纳兰性德等人都写过不少香诗香词香文。至于《红楼梦》，写香器香事就更多了，书中还提到清代盛行的“炉瓶三事”，即香炉、香盒和香瓶（放香箸和香铲）。这“三件套”为焚香必备之物，也是许多达官贵人和翰苑雅士的案头清供。我感觉，香总是与静谧高雅、悠闲惬意这些形容词连在一起。

很欣赏苏轼的《黄州安国寺记》。东坡先生常去寺中“焚香默坐，深自省察，则物我相忘，身心皆空……”如此者五年。真心佩服这位大文豪，在经过“乌台诗案”的严酷打击后，还经常焚香打坐，让心灵入禅而忘却自我和外物。这是中国文人香事的高境界。

多年前去台北故宫博物院，看到了宋徽宗的《文会图》和李公麟的《西园雅集图卷》。画中聚会的案桌上，就放着青铜香炉、白瓷香炉。炉烟方袅，禅意正浓。

讲解员侃侃而谈：中华香道有四五千年的久远历史，它与茶道、花道一样，是生活艺术中的三个雅道，是中华国粹。在远古时代，先人用香来祭神，保佑消灾降福。后来在民间，一到端午节，家家户户都在家里熏苍术，给小孩佩戴香囊，为的是除虫避瘟。在汉代，中外商人就通过丝绸之路与外国进行香料交易了。到宋代出现了香文化的高峰，焚香成了文人读书、聚会、娱乐必不可少的助兴佳品和精神滋养。那时代，街上有香铺，酒楼有香婆，考场有香炉……

去年，我有幸参观了新开的上海虹桥香事馆。依我看，这个香文化展馆有两大看点。其一，展馆里陈列着几十件从战国到民国的古董级香炉。就质地而言，有青铜、黑陶、青瓷、白瓷、铜鎏金掐丝珐琅……就款式而言，有提梁炉、鬲式炉、博山炉、三足炉、宣德炉等等。

其二，普及香文化。几排玻璃柜展示了沉香、檀香、肉桂、豆蔻、丁香等几十种纯天然香料（有些本身就是中药）。

我还在志愿者的指导下“闻香”，让丝丝缕缕的馨香飘进鼻子，沁入肺腑。这香味的感觉弱弱的，柔柔的，雅雅的，有一种身心缓缓升腾之妙趣……

有一次与一桌80后学生聚会。说起香道，有两位女生滔滔不绝。原来她俩曾参加过一个香道传习体验馆的课程，学习识香，闻香，品香，做香……成了“香友”。她们说香道是一种生活审美，是一种东方雅韵。它能帮助人们减缓生活节奏，减少精神压力，沉静灵魂。看来在喧嚣繁杂的都市生活中，香道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有较大的传承空间的。

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，某名师校长在一所中学推行一种做法：让学生们每天中午花15分钟时间练习写字，伴以一支幽香，一曲古琴。我为这个做法点赞：操练了书法，体验了馨香，愉悦了听觉，宁静了心灵，熏陶了岁月！

几天后，我也去买了一盒，点上篆香，在香馥与青烟的氤氲中，真有点诗意的感觉了。

时尚